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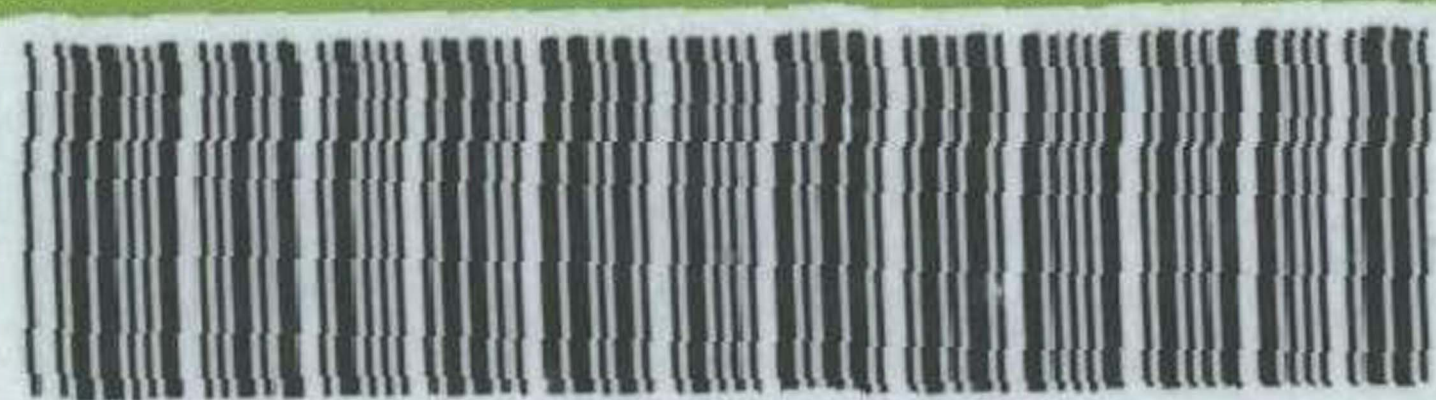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丛书

青春味道



杨弘博 主编



NLIC29708485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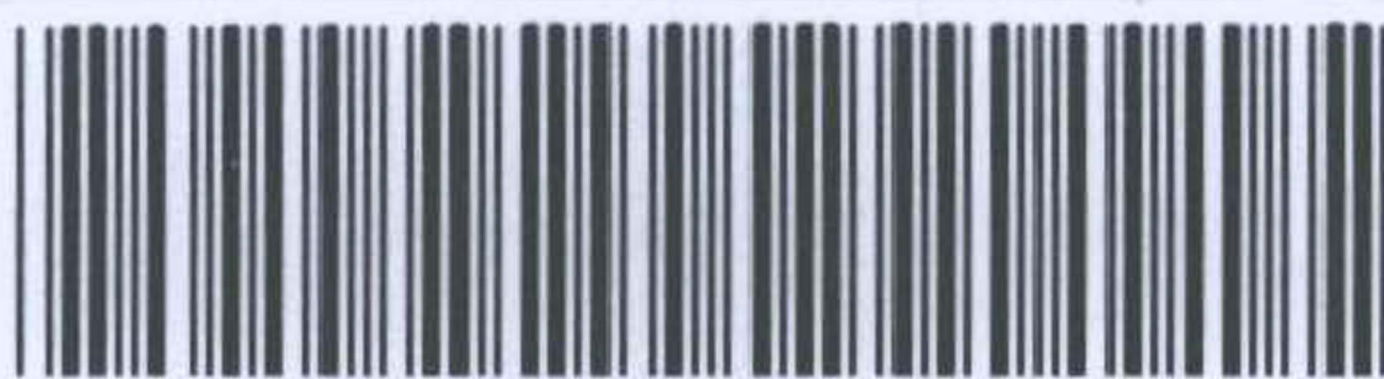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丛书

青春味道

杨辛题



NLIC2970848596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味道 / 杨弘博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9
(北大哲学系百年系庆丛书)

ISBN 978-7-301-18803-3

I. ①青… II. ①杨… III. ①北京大学哲学系—
人才培养—概况 IV. ①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5579 号

书 名: 青春味道

著作责任者: 杨弘博 主编

责任编辑: 田 炜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803-3/B · 105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philo@163.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0.5 印张 245 千字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言

《青春味道》的书名很有哲学味儿，双关了青春的生命和这生命对于道的品味，书中凝集了哲学系学子对其学生时代的回忆、体验与思考。

在这部文集中，学子们充分展示了他们多元化的成长路径。智慧的沉思、学术的实践、社会的服务以及文艺和体育的拓展，从“邂逅哲学”的惴惴不安到“哲学使我勇敢”的自信从容，在静园四院的同一片天空下，哲学与青春一起打造出了属于自我的绚烂精彩。

在这部文集中，学子们用充满温情的笔触记录他们在“友爱的共同体”中的点滴，有师生之间的薪火相传，有同窗之间的朝夕相处，有朋友之间的美好分享。学生的本分是求知求学求解，而学生时代最精彩的段落也正在于尽好这本分，在爱智慧的过程中，若能收获师生缘、同窗情、友谊，更会绽放别样华彩。

在这部文集中，这些用心灵与哲思碰撞出来的文字，或如涓涓流水，平静地讲述砥砺成长的故事；或如绵绵细雨，温情地怀念静园四院的过往；或如微微春风，和煦地直抵内心灵魂的深处。阅读这些文字，不仅使我回忆起自己的求学岁月以及在哲学系工作的快乐时光，更感受到母系学子的沉

思和追求：青春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个人的发展以及对他人、国家和天下的担当。

哲学，或许不能让人一见钟情，却足以受用终生。

王博

2012年9月

目录

序言	王 博 1
----------	-------

一 当青春邂逅哲学

我和哲学的故事	刘宇明 2
走入这扇门	郭小瑜 9
我的北大 爱的哲学	龚君正 19
追梦的青春——在北大开始的日子	罗双双 22
写在携笔从军之前	赵文涛 29
从元培到哲学	林 叶 36

二 哲学使我勇敢

我们为什么学哲学	孟雨桐 42
仲夏夜，谁的灿烂星空	杨 森 47
所得	谢清露 53
四院的爬山虎	刘 沁 58
此心安处是吾家	余瑞丹 64
以哲学之名	张 鹏 70

三 有一种精彩叫本分

我的燕园两年	李 震 76
燕园“道”生活	李丹琳 82
青春的四院，青春的我们	余 洲 91
有一种精彩叫本分	张 梧 97
在知行合一中砥砺成长	王 巍 107
求学琐记	肖清和 111

四 别样华彩在四院

青春的怪味	王彦晶	122
一粒粟，万颗子	周素丽	132
做燕园之眼：		
北大生活里的另一种姿态	林起贤	143
生如夏花的青春时光：		
在哲学系团学组织的那些日子	杨洪源	152
哲学·艺术·人生	禹洁	158
阳光作伴 歌声飞扬	王蓓	165
二十余年成一“梦”	六梦钰	177

五 友爱的共同体

同门	杨立华	186
燕园七载忆师友	林丽娟	192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任小溪	197
智慧的旅程	于文博	203
未曾离开，已然怀念	李春颖	212
藉得阳光致新知	徐诗凌	223
后来	王立刚	233

六 用青春品味哲学

生命的学问	赵金刚	242
十年与百年	易 恒	251
散文两篇	郝 戈	257
看见一棵国槐	许一苇	267
幸福是什么	王倩君	272
叶落飞扬	张靖祺	276

七 用哲思点亮青春

并不陡峭的高度	刘 凯	280
聚为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陈茜雯	286
味道与言道	程乐松	291
共在与交流：哲学的另一种面相	陈凌隽	297
数字的激情与梦想	陈 岑	307
梦回四院	杨 卓	313
另一种传统	王 鑫	319
百岁青年——哲学系与我	秦晋楠	323

后记		329
----------	--	-----

小档案：刘宇明，女，北京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 2011 级本科生，至今就读于哲学系。毕业于北京四中，高中开始接触哲学，其间选修北大哲学系开设的“西方哲学史”、“国学概论”两门课程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曾担任北京四中国学社副社长。

一切就从拿到哲学系录取通知书的一刻讲起……

已经记不清是哪月哪天，上午下午。总之，是一个像往常一样的假日里，我算是正式成了一个哲学系的学生。看着纸上清晰地印着“哲学系”三个字，我只是会心地一笑。也许是缘分吧，我终于还是到了哲学系。于是，我开始回想，十八年中我与哲学接触的点点滴滴。

太过零散的细节已经来不及一一记起，如果要找一个像样一点的开头，也许就是高中的两门选修课——“西方哲学史”和“国学概论”。

回想自己当年选修西哲的经历竟和今天到北大哲学系的经历颇为相似——调剂至倒数第二个志愿（总共五个）。我管这不叫“杯具”，叫“缘分”，命中注定的一种缘分吧。当时的西哲课也颇具哲学式的冷清，人数勉强够开课（貌似总共只有八九个学生），而作为几个幸运者之一，我确实收获了很多。至少，这门课程为我打开了哲学的一个门缝，时时提醒我思考。

还记得那是刚刚迈入北京四中的第一个学期，15 岁的我选择的第一门选修课——在每一个周二下午，听老师从希腊神话的神秘奇幻，讲到毕达哥拉斯令人匪夷所思的数的世界，再一直讲到耳熟能详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哦，有必要说一下，教我们的这位老师毕业于清华，在大学时期主修理工科，辅修了哲学的双学位，现在三联出版社任编辑，是一位温柔、细致的女老师，笔名文靖。如今回想，也许这也是我和“哲学系”、和哲学人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吧。

现在回想，当时在两个学期的学习中真的学到了很多。印象很深的是在开始的某节课上，老师讲到了希腊神庙上的神谕“认识你自己”，便要我们自己关于这个问题写一篇小短文，当堂完成。那时我也就勉为其难地拿起笔，写下了自己第一篇和哲学沾点边儿的思考。第二堂课时，老师点评，我竟获得了意外的评价——不仅老师觉得写得不错，竟然还把我的文章拿给了何兆武先生看（当时老师正在给何先生做口述历史，并最终结集出版为《上学记》，且大获好评），而且我还得到了先生的鼓励，自是感动、激动不已。还记得以后的某天里，我偶然翻开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本子，看到老师留在后面的评语，以及代为表达的何老的期许，自己仍旧十分感动，并且十分珍惜自己这一份独有的幸运。那时的青春遇到了哲学，留下了许多甜蜜和感动。

随着笔触，竟发现过往的片段在脑海中倏然地一个个闪过，记忆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晰，不断地向自己涌来。那时老师总是会让我们自己站上讲台，或是讲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或是大家一起读一本书后交流感想。因为在初中时曾读过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那时自己好像还讲过这个话题。而另一位同学对于尼采十分感兴趣，他曾融合自己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马桶理论”，让大家又笑又叹！我们还一起讨论《民主十五讲》，一起探讨怎样划分学科，安排一生的学习……各种有趣的问题，既有现实的思考，也有虚无的探索。总之，在那年，十五岁的那年，有这样几个青春飞扬的少年，曾经畅所欲言，思绪激扬，诉说着，倾吐

“礼”的、最为适当的方式待人接物。我想，这才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儒者形象，也是一个智者的形象。

不过，话说回来，我依旧不知道自己四年后会做什么工作，成为谁，但是现在我却不会为此而焦虑、心烦，因为哲学，它让我找到了我自己，可以让我在心灵上得到归宿与安定。

在哲学系生活的前半个学期，最初因为太过迷茫，实在不知道未来的路是怎样，于是就找来了几本哲学前辈的传记来读，算是聊以慰藉。第一本是《燃灯者》，是纪念周辅成先生的，讲述了一段特殊年代里别样感人的师生情谊。师生二人从“文革”中的思想培训课的相识，到几年间真切的交往，老师倾囊相授，学生孜孜以求；从燕园的相送，到法国的重逢。从中我不仅体会到了哲学的吸引力与魅力，更为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这大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所感动。第二本是金岳霖先生的自传。金岳霖先生以平和的语气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最常提及的是他与朋友们谈天、说笑，在一茶室间或一方寸的庭院中把酒言欢，共同谈笑、交流思想，好不风雅快活！在这里，我不仅仅看到了哲学的轻松超然，更感受到了金老先生和同伴们深厚的友谊与畅谈的欢乐。第三本书是《我这一生幸福吗？》，赵鑫珊先生的自述。人们总是在追求幸福，可是什么是幸福？赵先生讲述了自己回忆起来的生命中幸福的片段，告诉我说这就是幸福！其中，有儿时家乡的孤鸿，有母亲的叮嘱，有破旧的茅屋；更有北大的白杨，燕南的灯光，未名湖畔的独步；有青春时的意气风发，求学路上的艰苦跋涉，也有如今蓦然回首中的灯火阑珊。在这里，我不仅看到了哲学带给人的快乐，也体会到了这样一种幸福感的传承。

合上书，走进北大这个园子：在燕南的路上，我似乎看到了周辅成先生身着蓝灰色的中山装，站在自家院子的门口，在黄

昏时分送别前来求教的学生；穿过白杨小路，我似乎看到年轻时的赵鑫珊在月色下靠着挺拔的白杨回顾自己一天的所思所得……看着这个园子里的一切，似乎一切都是活的，每一处都有那些曾经的学子留下的足迹——或是久久的徘徊、孤独的沉思，抑或是三五好友的说笑，又或是那夜色下的初吻。

是的，北大、哲学等等，此间的一切凝结着多少学子的青春，当这些青春的彷徨失措遇到哲学，会怎样？

时间匆匆，在哲学系的第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从最初的迷茫，到从书中寻找感性的慰藉，这样的两个阶段也都已经过去。今日，我对于哲学系的学习自己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对于哲学也有了一些新的认识，是时候再整装出发了。

当青春遇到哲学，会有收获，会有迷茫，但是，这样的相遇无疑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邂逅，是生命中的至美与世界的至美的相遇和碰撞，这样的奇遇，这样的美丽，只有沉浸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吧！

小档案：郭小瑜，男，山西省太原市人，北京大学哲学系2011级本科生，至今就读于哲学系。毕业于山西大学附属中学，曾分获第十届和第十一届全国中小学生素质教育英语知识能力竞赛一等奖、特等奖。并且代表高中参加第二届国际中学生模拟联合国大会。在高中求学期间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

这是百年北大与我的邂逅。

这是百年哲学与我的碰撞。

与北大的邂逅是前世约定，“相思廿载为今酬”。

与哲学的碰撞是命运使然，“世事如棋局局新”。

当青春走入北大门，走入哲学门。

当成为北大人，成为哲学人。



哲学门上的铜把手

这还先得从“北大人”说起。

记得中学的语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十三岁的际遇》，文章的作者，也是现在的诗人和哈佛大学教授田晓菲，13岁便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生，文中有一些细节我至今记忆犹新：

入学之初那句颇为雄壮的誓言——“我不仅为北大感到骄傲，也要让北大为我感到自豪”——在图书馆大楼的映衬下骤然显得苍白无力。我紧闭着嘴，心头涌起一种近乎绝望的感觉：四百万册图书！实在难以想象。而其中我所读过的，大概连这个数目字的最小的零头都不到吧！不知怎么，我回忆起了1983年在青岛过夏令营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记得那时灯已熄了，我们在黑暗里躺在床上，随意聊着天儿。我和领队的那个小小的女老师正说得津津有味，我上铺的女孩却忽然哭了起来。我们惊讶地问她怎么了，她呜咽着答道：“你们知道得那么多，可我什么也不懂……”如今，我和女老师的谈话早忘得一干二净了，可那女孩子的呜咽反倒长久而清晰地留存在心中。当我随着面孔尚未记熟的新同学一起走出图书馆的时候，我似乎刚刚理解了那因为自己的无知而抽泣的女孩……

在某年的新生入学典礼上，有人曾问过北京大学的时任校长：“什么是北大新生？”

校长沉吟片刻，轻声说道：“北大学生。”

当北大以外的世界都在以数不清种类的复杂的眼光看待北大时，当一条新闻被冠以北大的名号便能在社会上引起轰动时，当每一个北大学生都在各种场合中被区别对待时，我不住地问自己：一个北大的学生，一个北大的新生，他会明白自己究竟该怎

样看待这一切吗？

当西门外聚集了拍照的游客，当校园里走过一个又一个旅行团，当 BBS 被各家报社记者“盯梢”的时候，当未名湖水荡漾在旅游明信片的反面，博雅塔被当做礼品书签夹起，校徽被穿在身上，戴在头顶的时候，我也不住地问自己：北大，对我而言究竟是什么？

正如《十三岁的际遇》所写的那样：“于是，自从小心翼翼地佩带上那枚白色校徽起，北大就不再是照片上的影像，不再是车窗外一掠而过的建筑，不再是小女孩心中珍藏的梦想，而成了需要用全部清醒的意识来对付的、不折不扣的现实。假如一生可以被分成许多阶段，那么与北大的际遇，便是又一个新的开始。”

二十六年后，我面对的，是一个在更为多元的时代、更为复杂的环境里的开始。不同的是，我的起点是北京大学哲学系。

发现北大的建筑，无论怎样“廊腰缦回，檐牙高啄”，怎样“高低冥迷，不知西东”，它们的门，它们的入口，无例外的，非狭小就是稍显黯淡，与整个建筑似乎不相协调，稍早些建成的建筑更是如此。这是否是设计者有意为之？8 月份，站在静园那座古朴的小院前，看到那两扇更加低矮而窄小，甚至是有些斑驳和疲惫的暗红色的门，一种同样的疲惫感和失落感也从我的心底涌起——百年哲学门，竟不过如此！它淹没在无数同它一样矮小、一样陈旧、一样被翠绿的爬山虎夺去光鲜与生机的兄弟姐妹中，是想隐退，还是等待被遗忘，抑或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难道恰恰是那百年的记忆使它这样深沉，是那百年的重担使它弯下了腰？这样的低矮与窄小，又如何盛放得下青春的桀骜与张扬？

我的专业，似乎也同这扇门一样，被遗忘在世界一隅，同样疲惫与失落。当我得知被录取到哲学类时，正在商场的健身房

里挥汗如雨地试图去除高三带给我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负担”。背景音乐是快节奏的、强鼓点的、轻佻的；场景是商业化的，形体与外表的。刹那间我觉得我的心也如“哲学”二字一样沉静下来，也再一次凝重下来。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它带给我的未来四年的生活，似乎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气息。尽管先前填报志愿时那样孤注一掷，但我，19岁的我，的确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它，哲学，这门真正的学问，终极的思考——同样的，它会接受我，一个经济社会里从小到大靠不停地应付考试才走到今天，或许早已把学习目的复杂化、任务化、功利化，而面对真正的选择又茫然无措的学生？它那几千年的广博与厚重，能否容忍我年轻的无知与浅薄？

北大于我是新的开始；哲学于我，是开始的新。

轻上两级矮矮的石阶，推开那扇哲学门，忐忑不安地，进入一个新的世界。

奇怪的是，北大的门再窄小再不起眼再黯淡，当你跨过门槛，走进这扇门时，总会发现一个明亮、开阔而美丽的空间，这种突变令你自己也倍感惊喜。想起有一次，我带刚结识的来自西班牙的朋友到西门外，他因数不清的游人堵塞了交通，纷纷给西门拍照而不解。他对我说，他其实并不觉得这扇门有多么宏伟，多么好看。

除去不同背景下文化审美的差异，我该怎么回答他呢，这位初来乍到，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的朋友？并不是所有的门都像他祖国的布尔戈斯大教堂的那样，既高耸宏伟，又精雕细刻。教堂吸引无数的人来膜拜，也不全然是因它有直插云霄的塔尖，使人眼花缭乱的彩色小窗，金碧辉煌的壁画，高高在上的祭坛吧。北

大的这扇门，之所以永远富有魅力，是因为这扇门里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景色独好，更因为这个世界永远心怀抱负，永远年轻，永远微笑着迎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面容，也永远安抚着一年又一年桃李远去的惆怅。这扇门，象征了一个国家对学术至高的崇敬，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对未来最最单纯的憧憬和最最热切的希望的节点。

人们说北大的学生活跃在各个社团的活动之中，我却看到了被高高垒起的书籍挡住面容的同学把图书馆自习室塞得爆满；人们说月下的未名湖畔尽徜徉着牵手缠绵的背影，我却看到熄灯后仍在并不明亮的灯光下阅读书写的身形；人们说着关于翘课的种种段子，我却看到我所上的课几乎节节找不到一个空余的座位。行走于燕园，会碰到留恋风景的，但更多是行色匆匆的；会碰到口若悬河的，但更多是平静从容的；会有在静园草坪上野餐游戏的，但更有在草坪上读书颂咏的。或许现实与虚拟的世界不同，此人与彼人的眼中不同，但是只有身处其中，用心体会的“北大人”才知道自己是怎样，应该怎样。

呵，北大门，你用你自己悠久而斑驳的模样和你背后的风景向我轻吟浅唱：照相机照下的仅是西门的轮廓，旅行团带走的只是浮光掠影，BBS的水看似很深，却远不及荡漾在每个人心中的未名湖水，博雅塔更是一盏灯塔，而那校徽，则是凝结而成的民族的力量。

那些并不相识却和我有共同名字的北大人，也无声地告诉我，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他们的心灵愈是宁静，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笃定地坚持。

坚持。当青春走入哲学门后，或许这就是哲学的山河在一个如同小学生般好奇而惊讶的人面前所展现的第一处风景。